

7月8日凌晨5点,39岁的“摄郎”(原名程鸿浪)迷迷糊糊地从睡梦中醒来。许是梦见了什么,脑子一热,突然有了去上海‘扫街’的想法。来不及细想,“摄郎”立马收拾了几套衣服,直奔火车南站,买了一张去上海的动车票,没买返程车票,也没来得及向家人告别……又开始了他的率性摄影的日子。

花花世界 他却只拍黑白片

他说,自己有‘流浪癖’

时常背着背包说走就走,在一个地方待个几天拍拍街景,待腻了就在售票厅随意买一张车票,没有目的,没有计划,完完全全随着自己的内心。“摄郎”笑称,这其实是因为他有‘流浪癖’。

“我讨厌一成不变的生活。如果我的生活永远在永康,所有时间除了家庭就是工作,那就太无聊了。”2年前,“摄郎”的‘流浪’还真的单纯就是“流浪”,现在,因为摄影,他的‘流浪’有了不同的

乐趣。

“我是2014年9月才开始接触摄影的。”摄郎”说,虽然单反相机买了放在家里近两年,除了拿来拍产品外,自己没怎么用过。

2014年在乌镇旅游时,鬼使神差地,“摄郎”带上了相机,旅途中,他不断按下按钮,一张张照片被定格,回家导出来一看,竟别有一番味道。

就这样,随性的‘摄郎’突然间就爱上了‘摄影’。

他的作品,都是黑白片

从乌镇回来,“摄郎”开始仔细研究起摄影。除了网上学习各种摄影技巧、专业知识外,他还向我市摄影前辈应敏、徐金星等老师学习,渐渐地,“摄郎”的摄影技术有了些许起色,像那么一回事了。

可是,如何才能与众不同,彰显自己的风格呢?

在网上查资料时,“摄郎”忽然看到了日本摄影大师森山大道的作品,他立刻被吸引了。“他的作品拍的都是街景、黑白片,有思想、有深度,有说不出的味道。”

像发现了新大陆般,“摄郎”开始着迷这种四处游走的‘街拍’。

于是,在他的镜头里,全国各地的街头呈现出了莫名的黑色幽默。拥挤俗常的马路上人们匆匆地各奔前路,却不知自己正构造出一次荒诞的巧合:锁车的人不会知道身后广告中的女人快要“吻”到自己的屁股;买饮料的女人更不会注意冰柜上贴着的男人正在‘偷瞄’自己的裙底。

“或许是旁观者清吧。生活需要这样的意想不到的艺术,特别是在平凡沉闷的市井生活和机械乏味的环境里。”摄郎”说。

如今 他更关注的是照片背后的故事

刚接触摄影时,“摄郎”只是漫无目的地拍个体。虽然满意的照片很少,但坚持每天拍,一年也拍了近4万张。

如今,“摄郎”每天快门按得越来越少,想得却越来越多。“留住城市记忆只是街头摄影的部分目的,我更在意的是阅读人的情绪,以及人和时间、人和人之间的联系。”

“摄郎”觉得,街拍‘既要遇,也要求’。有一天,“摄郎”在我市某个街头的橱窗里发现了一个身着华丽礼服的模特。模特高傲地仰起头,望着远方,可身后的墙壁上,却插满了密密麻麻的装饰品。“摄郎”称其为《梦想很美好,现实很骨感》。他觉得,这就是梦想的故事。橱窗内的塑料模特正如自己,或者说是很多人的心境,人们总向往美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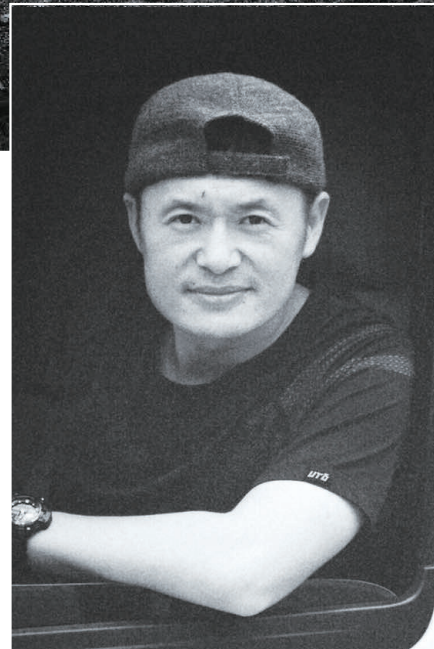
的生活,可生活中总是会受到很多现实的束缚,而无法追寻自己真正的梦想。

还有一次,一位推着婴儿车的妇女与推着轮椅的妇女相向走来,“摄郎”本能地想到了生命的循环。拿起相机的时候,轮椅上的老人与婴儿车里的宝宝对视了一下,成就了那一瞬间的永恒。

“照片传递的是一种情绪,每个观看者因为心境的不同都会有不同的解读。”现在,“摄郎”最爱干的事情除了外出流浪街拍外,就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,分门别类整理照片,找出主题,做成幻灯片。

“看着2年来拍的照片,我想,我这辈子是离不开摄影了。”摄郎”说。现在,当面对朋友们开玩笑式的‘你喝醉了会想起谁’这样浪漫的问题时,他的回答肯定是‘想起相机’。

□记者 应玲菲 施美园



QA 《永康一周》&“摄郎”

Q:你的微信名为“摄郎”,这个名字应该和摄影有关系吧。

A:确实如此。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,我最初取名为‘摄狼’;“摄”是摄影的意思,“狼”么,觉得很MAN,而且狼的性格也和我很像。后来,拍的照片多了,我忽然觉得,自己玩摄影的初衷就是一个单纯的爱好,所以,我又把‘狼’改成‘郎’,一个爱拍照的男人。

Q:拍了2年街景,你如何评价自己的作品?

A:我不喜欢别人叫我摄影师,而且我也算不上摄影师,就像上面说的,就是一个喜欢摄影的人而已。对于我的作品,我觉得自己喜欢就好,如果刚好也有朋友喜欢,那么,我会觉得很开心。

Q:你是一个蛮有个性的人,除了摄影、旅游,生活中,还喜欢玩些什么?

A:爱好很多,没玩摄影前,我最大的兴趣是徒步运动。很喜欢背个背包,一个人上路的感觉,虽然很单调孤独,却能让自己的心静下来,可以想很多事情。

Q:街拍时,一般喜欢去什么地方取景?

A:菜市场、小弄堂是我拍摄的黄金地段,我觉得精彩的照片必须接地气、有烟火味。环卫工人、保安、拾荒者这些边缘人群也常常成为我镜头聚焦的对象。

Q:对以后的摄影之路有什么目标?

A:没什么大的目标,因为摄影纯粹就是爱好。如果真要有的话,就想出一本摄影集,当作回忆。